

茨威格小说全集



STEFAN ZWEIG
1881~1942

高中甫◎主编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年），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描摹，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内心情感，煽情功力十足，被大文豪高尔基称赞为“世界第一流的作家”。

西安出版社

STEFAN ZWEIF

Stefan Zweig



STEFAN ZWEIF
1881-1942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艾利卡·埃瓦尔德 (Erica Ewald) 是奥地利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她曾与多位著名作家交往，包括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斯蒂芬·茨威格等。她的作品主要涉及文学、艺术和传记领域。

上海三联书店

001208037

茨威格小说全集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高中甫 主编



目 录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1)
家庭女教师	(43)
夜色朦胧	(60)
热带癫狂症患者	(92)
普拉特尔的春天	(144)



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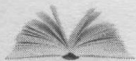
诚挚的朋友卡米尔·霍夫曼

……然而这是所有年轻姑娘,所有那些温顺的受苦受难女子的故事。她们从来不说自己在受苦受难。妇女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她们的命运的确是这样。她们早就体验到这样的命运。因此她们对命运很少感到惊讶,以致她们还总是说,如果说痛苦早就来了,那么,现在这里可没有痛苦……

巴尔贝·道雷维伊^①

艾利卡·埃瓦尔德小心地迈着迟到人的轻声脚步慢慢走了进来。父亲和姐姐都已经坐下来在进晚餐了。听到开门的声音,他们都抬起头来看一下,对进来的人草草点了点头。然后杯盘刀叉的丁零当啷的声音就又响彻了灯光昏暗的饭厅。他们很少交谈。只是偶尔有人说一句话。这句话就像风吹的树叶那样在空中飘忽不定地飞舞,随后就如强弩之末一样沉落地上。他们之间都很少说话。姐姐长得并不引人注目,有些难看。多年来一直被别人厌恶和嘲笑的经验使她抱定老姑娘那种迟钝的听天由命的态度,微笑地看着每天离去。长年同样颜色的办公室工作使得父亲

^① 巴·道雷维伊(Jules Barbey d'Aurevilly, 1808~1889)为法国作家和评论家,有“文学高级警官”之称。



对世界生疏了。特别是自从妻子死后,他就陷入了冷酷的恶劣情绪和固执的沉默之中。老年人都喜欢用沉默来掩饰自己身上的痛苦。

在这样单调无聊的晚上,艾利卡也多半是沉默无言。她不让自已同像彤云密布一样笼罩晚上这几个小时的灰溜溜的情绪进行斗争。再说她也太疲倦,进行不了斗争。白天折磨人的工作每个小时都在追逐她,都在强制她不倦地和温顺地忍受不和谐,摸索中的协调和非音乐的粗暴。工作本身也引起了沉闷的休息需要,以便在白天暴力下枯死的各种感受无言地流动起来。她喜欢在这种清醒的梦中吐露真情,因为有种几乎是过分兴奋的羞怯永远不许她对别人暗示哪怕是点点滴滴的她内心的恋爱事件,尽管她的内心在没讲出的言语压力下颤抖,就像一根果树枝在自己熟透的果实的重压下摇摇晃晃一样。因此只有她苍白的嘴唇周围轻微的、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活动透露出来,她心里进行着搏斗,而且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而又难以控制的渴望。她只是偶尔在紧闭的嘴唇周围进行强烈的颤动,就像她是在突然啜泣那样。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父亲站起身来,冷淡地道了一声夜安,便走进他的房间点燃烟斗去了。在这个连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也会石化成死板的习惯的家庭里,天天都是如此。就连她姐姐让内特也总是叫人给她送吃的东西,而她却趁着灯光,由于近视向前弯着腰,不加思索地开始刺绣。

艾利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慢慢地脱衣服。这一回天色还很早。往常她习惯于看书直到深夜。要不她就怀着甜蜜的感情倚窗而立,居高临下,俯视沐浴在银白色的月亮清光中的鲜明房顶。这时候她的思想没有明确的目标。她只是对发亮的和闪光的东西,对背后隐藏着生活秘密的千万块玻璃光亮闪闪地反射出来的柔水似的月光,有一种朦胧的爱感。但是今天她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温和的疲乏,一种愉快的沉重,渴望被柔软温暖的被子



紧紧拥抱。这种完全是渴求香甜愉快梦想的昏昏欲睡，如同缓慢变冷、使人麻醉的毒药一样，流到了四肢。她振作一下精神，简直是匆匆忙忙地脱下最后几件衣服，熄灭了灯。然后，过了一小会儿，她便四肢舒展地躺在床上……

对白天愉快的回忆很像敏捷灵巧的皮影戏，在她身边蹦蹦跳跳地又过了一遍。今天她到他那里去过……他们又共同排练了他们的音乐会，由她弹钢琴为他的提琴伴奏。于是他就给她领奏肖邦的无言叙事谣曲。然后他就对她讲了一些温柔甜蜜的情语，滔滔不绝的情语！

画面过得愈来愈快，把她领回到家里她自己身上，为的是让她迅速地再迷失在过去，迷失在她第一次认识他的那一天。画面很快又越过了时间与事件的狭小范围，而且变得愈来愈没有约束，愈来愈五彩缤纷。艾利卡还听得见她姐姐到隔壁房间去睡觉了。她忽然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值得注意的想法：他是否也会请她到他那里去呢？一种愉快的纵情微笑无力地爬上了她的嘴唇。然而她已经睡意朦胧了。不多几分钟以后，一种安安稳稳的睡眠就把她送进了幸福的梦乡。

醒来时她看到床上有一张风景明信片。上边只有用强有力的笔体写的两句话，都是给陌生人寄赠明信片时写的那些话。但是她把这两句话视为礼品和幸福，因为这是他写的话。微不足道和不引人注意的现象激起了她对实际情况的大量猜想。因此她觉得这种爱情不仅应该如同一道柔和的光辉照耀四周，使一切发出亮光，而且这种使人容光焕发的感情沉醉非常之深，它就像是无生命和无灵魂的东西在内心烧得通红时似乎从内部发生的一种闪光。早从少年时代起，恐惧地生存和缄默孤寂的低沉感受就教育了她，不要把事物看作是冷淡的和无生命的，而要看作是默默无言地听她诉说的朋友，可以倾诉衷肠与柔情的朋友！书籍、图像、风景、乐曲，都对她说。而她一直还有儿童的虚构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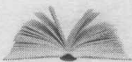
能够在绘画的身体里,也就是在无灵魂的东西里,看到欢快活跃和色彩缤纷的真实。在爱情来到她身边以前,她孤寂的节日和幸福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明信片上那几行黑色字体对于她也就成了一件大事。她读明信片上的话,带着他的声调里那柔和并且富有音乐感的重音,就像他经常说这两句话那样。她想赋予自己的名字以只有温情语言才讲得出的那种暗含甜美的吸引力。在对她的亲属所用的冷静的,简直是尊敬的表现形式的句子里,她竟谛听到了隐藏其间的清脆的爱情弦外音。她非常缓慢和耽于梦想地拼读这几行字,致使她几乎连这几行字的内容都又忘记了。而内容并不是不重要的。她确实想告诉他,他们计划中的星期日郊游能否进行。还有两句不大重要的话是为他们在一个早已谈妥的音乐会里共同出场演奏而写的。然后便是友好的问候和草体的签名。但是她把这几行翻来覆去地一直读,因为她相信,从这几行字里她听到了强烈而紧迫的感情。然而那只是她自己的感情的回音。

这场爱情来到艾利卡·埃瓦尔德的身边,并且把最初的光辉送到她苍凉冷漠的少女生活中来还没多久。因此这场爱情的故事是安静的和平凡的。

他们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中相识的。她在那一家教钢琴课。但是她庄重大方的言谈举止赢得了全家的厚爱,以致从此以后她完全被看作这一家的朋友了。而他是应邀到这一家参加社交聚会的,并且可以说作为 *Piece de resistance* (主客) 来的。这是因为尽管他很年轻,但是作为提琴高手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名气。

周围的人也都热情地支持他们互相了解。人们要求他演奏,于是她就得承担伴奏的任务。这简直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事。那时候他就最早注意了她,因为她能很深刻地理解他的意图,这使他立即联想到了她的人品的高雅和诚挚。所以他们在演出之



后,喝彩声还没停止的时候,就在一起交谈数语。她只是略微颌首,完全不引人注意地轻微颌首。

但是事与愿违。人们没有这么快就给予他们自由。他只能偶尔用斜视的目光打量她很高而易弯曲的身材,偷偷地接受她深暗色眼睛羞怯而又赞佩的致意。他们的谈话消失在人们强迫他们接受的粗俗举止和礼貌行为之中了。然后又来了一些新人,又进行了很多种娱乐活动,使得她几乎忘记了约会。但是当所有的活动都已结束,她要离去的时候,他突然站到了她的身边。他用柔和而拘谨的声音问她,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一时间她感到束手无策,然后才用笨拙的借口谢绝他的效劳,这使他能轻而易举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志。

她住在市外郊区相当远的地方。因此在那个朗朗月色之夜里他们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们之间还沉默了一段时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所措,而是完全由于受过完整的高雅教育的人对用陈词滥调开始交谈具有说不清的恐惧。还是从他们共同演奏的音乐作品谈起吧,干脆从艺术谈起吧。但是这不过是个开头,通向她内心的路只有一条。这是因为他深知,所有把自己最后的珍宝如此慷慨地耗费在艺术中的人,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放在音乐之美上边的人,在生活中都是严肃的,性格内向的,因此都只对理解他们的人敞开心扉。她也真的运用她关于创作和演奏的观点对他谈了许多她隐秘的心理经历,她从来没有对人吐露过的心事以及某些她自己至今没有意识到的事。后来她自己也无法理解,当时她是怎么克服了她那种不变的,几乎是过分谨小慎微的矜持。就这样他与她后来更为接近,于是就成了她的朋友和知心人。这是因为在那个晚上她觉得出现了一个艺术家,一个进行创作的人。他还像一个从未进入生活,而是生活在远方的强者。他是难以接近的和超群出众的。他是一个理解人的人,是一个人们对他不必隐瞒任何事情的善良人。迄今为止只有纯朴的



人进入了她的生活范围。对于那些让人如同面对作业题的学生那样进行分析和计算的人,她就像一个保守的和满怀成见的宗教法官。她觉得他们是陌生的,简直是可怕的。当时那是一个寂静和晴朗的夜晚。在这样宁静的夜间,如果二人同行,没有人偷听,没有人干扰,只有房屋的浓重阴影压在他们的话上,于是他们没有回音的讲话声就在寂静中随风消散了,那么,他们就会互相充分信赖,就仿佛是在自言自语那样。那些在白天纷繁杂乱的不安定中没受到注意就沉落下去的思想,到了晚上一得到轻微的震动,于是这时候都从深沉之处苏醒过来了。这些思想于是在人们并非刻意要说的情况下都变成了讲话。

这次孤寂冬夜里的漫长行走,使得他们彼此靠近了。当他们彼此伸出手来要分别的时候,她不知所措地把苍白而冰凉的手指长时间放在他强有力的手里,就像是忘记了似的。然后他们就如同老朋友一样分手走开。

在这一个冬季里他们还经常见面。最初他们的相遇纯系令人愉快的偶然,但是不久便发展成了约会。这位令人感兴趣的姑娘以其全部奇异和特征刺激着他。他赞赏她精神上高雅的矜持。而她的内心也只对他敞开,并且她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那样犹豫地扑到他的脚前。他爱她处处精细优雅,纯朴的情感力量。她的情感力量无心去迎合任何人,但是却要在陌生人眼前隐藏起来,以免纯正的欣赏热忱受到干扰。但是对于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能觉察到的这种可爱、真挚、完整而且有吸引力的情感,他却觉得很陌生。早从少年时代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的时候起,他就作为艺术家受到要在精神恋爱中求得满足的女人的过分纵容和引诱。他太缺乏女性的敏感,也太缺乏青年男子的敏感,因为文科中学生恋爱的那种不可理解的和别无他求的甜美还从来没有进入过他早熟的生活。他同时也满怀激情,自命不凡,带着粗暴的渴望去爱,冲向最后性欲的满足,为的是在那里流血死去。他有自知



之明。他为了那些压倒他的种种弱点而看不起自己。他无力自卫,怀着厌恶,感受一切迅速的满足。这是因为激情和性感都彻底震撼着他的生命,就像震撼着他的艺术那样。他演奏的高超技能也植根于这种坚定和激昂的男子气概。最后停止呼吸的音调差别,如同潜藏忧郁的轻微呼吸,都被他那坚强有力但却有吉普赛人风格的悦耳操琴弓法忽略了。在他善于驾驭的动人力量的后边,总是隐隐然有一点畏惧。

她对他的爱情也很胆怯和恭顺。她把他看作是她多年独身生活中含有某些真实成分的那些梦想人物的化身来爱的。她爱慕这位体现自己本性的艺术家,因为她具有的少女的信念是,一个艺术家在生活方式上也必定表现出牧师的庄严。有时候她用一种陌生的,非性感的眼光来观看他,就像是在看一幅罕见的照片,要从里边找到熟悉的面容。她对他倾吐衷肠,就像是在面对听取忏悔的神父。她没有想到生活,因为她从来不熟悉生活。她只是做了一场无根无据的梦一样经历过生活。因此对于未来,她也没有任何恐惧和任何渴望。她相信,这种非性感的和敬重的爱情会持续不断地发出温情和愉快的声响。这样的爱情使得她坚定了对自己的艺术美和诚挚的贞洁的信心。

有时候她感到惊讶的是,每逢她在他那里,他们都根本不谈需求。他或是拉琴,或是沉默。而她就坐着进行梦想。她只是觉得,如果他在说话,或者在端详她,那么,她的梦就会更加鲜亮和光明。这时候就会万籁俱寂,再听不到白天的混乱喧闹,而只有寂静、沉默和清脆的节日钟声深深地传入内心。于是往常朝思暮想的对温柔体贴的需要,对自己原来害怕的悄悄情语的等待,都在她心里颤动起来。她想象自己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像他用艺术支配着她那样。他用诱人的声音带给她痛苦和欢呼。面对他的演奏,她觉得无力抗拒。她只感到无法言传的可怜,因为她表达不出来,只能接受,只能伸开颤抖的双手在他跟前乞求。



一个星期里她要到他那里去好几次。这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习惯。最初他们是排练共同演出的音乐会。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再不能缺少这几个小时了。她完全没有料想到潜藏在他们不断增进的亲密友谊中的危险,而是听任她精神上最后的矜持在他面前一败涂地,听任自己向他吐露最隐蔽的秘密,并且把他看作自己唯一的男友。她在热情的,几乎是幻想的讲述中常常没有觉察到,他躺在她脚跟前谛听她讲述的时候,如何激动异常,抚弄她的手,有时候如何低下头来狂吻她的手指。她也听不出来,有时候他拉出最急迫,最热情的音调就是在对她说话,因为她在音乐中总是只寻求自身和自己的梦想。对于她来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对迄今不敢大声讲出的许多事情来进行理解和拯救。她只知道,这样安静的时间给她沉闷而忙碌的白天带来很多光辉,给她的夜晚也带来光明。除了安静地生活,愉快地生活,她再别无他求。她要求一种丰富的宁静,她可以像去圣坛一样遁逃进去。

但是她加意提防公开显示自己的幸福。在别人面前和在家人面前,她常用冷冰冰的沉默寡言掩饰最纯洁的幸福微笑,像是热泪盈眶的样子。这是因为她想把自己的爱情在一些陌生人眼前保藏好。爱情如同一件有上百个容易损坏地方的艺术品,随着笨手笨脚的人的一声惊恐喊叫就会彻底粉碎。她在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周围筑起一堵用日常冷淡话和日常废话建造的高墙。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许多人传来传去,不会被人误解,也不会破烂成为无价值的碎片。

出外郊游前的星期六晚上她又去看望了他。她敲门的时候又感觉到了明显的心情紧张,每次来找他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心情总是愈来愈紧张,直到与他本人在一起为止。但是她没有等多久。他急忙把门打开,请她进入自己的书房,又殷勤地帮她脱



下春季外套,还用嘴唇毕恭毕敬地挨了挨她高雅美丽的手。然后他们在书桌旁深色绒布小沙发上落坐。

房间里已经是很黑暗了。外边的天空中乌云在晚风里匆忙地互相追逐。云影朦胧使得阴沉沉的黄昏光亮也动荡不安起来。他问要不要点灯。她作了否定的答复。这种昏暗,甜美,让人无法识别而只能想象的光亮配上他那温柔的忧郁,她觉得很可爱。她很安静地坐着。这时候她还能清楚地觉察出房间里雅致的布置。高贵的写字台上有一座青铜雕像,右边是一个雕刻成的提琴架。一块透过玻璃窗冷漠地看着房内的灰色天空衬托的提琴架的侧面黑影十分清晰。有个声音深沉而准确的钟在什么地方滴滴答答地走着,似乎这就是没有同情心的时间的艰难步伐。除此以外这里是很安静的。只有一两缕蓝色的烟雾从他忘记了的香烟上冉冉而起,升入黑暗中。这时一阵微温的春风穿过敞开的窗子向他们吹来。

他们在闲聊。最初他们微笑着不停地讲述。但是在吓人的黑暗中他们谈话越来越困难了。他讲起一个新的音乐作品。那是一首爱情歌曲,是根据从前他在一个乡村里听到的几节朴实无华但忧伤感人的民歌写成的。当时有几个姑娘劳动后回家。她们的歌声从远方传来。他听不懂她们唱的歌词,但是他听出了这首民歌中温和的和压抑的渴望。昨天这首歌的旋律在他心中突然又出现了。那已经是晚上很晚了。于是那旋律就变成了他的一首歌。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住他看。但是他理解了她的要求,便默默地走到窗口,取下他的提琴。他开始以很低的声音拉起了这首歌。

他身后的光线又逐渐亮了起来。这是晚霞在燃烧,在紫红色的光焰中燃烧起来了。房间里开始受到明亮光线的返照,这光线慢慢变得更加阴森森,更加令人厌恶了。



他以奇妙的力量演奏着这首孤寂的歌。他自己沉醉于琴声之中。于是他忘记了他的歌,只记住了充满无限渴望的,陌生的民歌旋律。这个旋律以他的多种变奏一再诉说同样的内容,一再哭泣和欢呼。他不再考虑什么了。他的思想是遥远的和混乱的。只有他内心潮涌般的感情还在形成音调,并且归于音调所有。美淹没了这个狭窄昏暗的房间……红霞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沉重阴影,而他依然在拉提琴。他早已忘记了,他现在演奏这首歌仅仅是为了对她表示敬意。他的全部激情,对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爱,对美好事物总体的爱,都在幸福热情颤动的琴弦上觉醒了。他不断觉得有了新的提高和更狂热的力量,但是没有达到令人愉悦的满足。在最迅速的振奋中也还是只有渴望,只有呻吟的渴望和欢呼的渴望。于是他一直继续演奏,像是要协调某个确定的和弦,走向一个他没能找到的结束性的和弦转变。

突然他中断了拉琴……艾利卡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呜咽,便昏倒在沙发上了。她本来是在琴声的引诱下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的。她那软弱敏感的神经总是屈服于感情音乐的魔术。听到忧伤的旋律,她就会哭泣。这首歌里含有迫切的和令人兴奋的期待,使她内心的全部感情都激动了,使她的神经处于可怕的,喘息不止的紧张状态。她觉得这种受到抑制的渴望的压力如同是一种痛苦。她感到仿佛在这种桎梏人的痛苦中她不能不呼喊出来。但是她又不愿意这样做。于是只有在突然的啼泣痉挛中她那控制不住的感情激动才能平静下来。

他跪在她的身边,努力使她平静。他轻轻地吻她的手。但是她一直在颤抖。有时候她的手指也一阵痉挛,如同受到电击那样。他亲热地和她说话,而她却充耳不闻。现在他变得更加热诚了。他说热情的话,他吻她的手指,吻她的手,吻她不住颤动的嘴——她的嘴在他的嘴唇下边也无意识的发抖。他的吻变得愈来愈迫切,同时他还在讲些温存体贴的情语。他愈来愈狂热和愈



急切地抱紧了她。

突然间她从半睡梦状态中清醒了过来。她简直是猛烈地把他推了回去。他在惊恐之中心神不定地站立起来。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回忆起来了种种事情。随后她的目光惶惶不安，断断续续地说，但愿他能原谅她。她的神经性痉挛经常这样发作。这一次是音乐使她激动起来的。

痛苦的沉默持续了一小会儿。他不敢作任何回答，因为他害怕不得不扮演个卑劣的角色。

她又补充说，现在她得走了，早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再说家里人也等她太久了。她说着话同时拿起自己的外套上装。他觉得她的声音很冷淡，简直是冰凉。

他本想说几句话。但是他觉得在刚才的激情陶醉中对她讲了那么多话之后，再讲什么话都是可笑的。他默默无言，尊重地把她领到了门口。他在吻她的手分别的时候，犹豫地问了一声：“那么明天呢？”

“照我们约定的。你想得起来吧？”

“那当然！”

他感到愉快的是，她在离去的时候对他的举动没有说一句话。他还钦佩她那高雅的矜持，既原谅了他，又不使之流露出来。他们还匆匆地互相说了句告别的话。然后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星期天的早上，天气有些阴暗和沉闷。浓浊的晨雾用灰色的密眼大网笼罩了整个城市。但是在那昏暗的网中不久开始闪射出光来，仿佛大网里捕捞到一顶沉甸甸的越来越明亮耀眼的黄金王冠。最后在光亮的重压下昏暗的大网破裂了。于是春天的清新阳光照射出来了，普照在光滑的窗玻璃上和湿漉漉的房顶上。无论在闪发光亮的地方和积有深水的地方，还是在散射红光的半球形教堂房顶上，以及向外探望的人们充满欣喜的目光里，都反映出阳光的青春面容。



到下午明媚的阳光已经推进到了街道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叽叽嘎嘎形成了欢快的旋律,但是麻雀的喧哗声更大。为了争夺电缆线,它们在上边鸣叫不休。这时候在巨大的混乱中电车也发出了刺耳的信号。浩浩荡荡的人流如同黑压压的大海潮水,涌向市郊地区的大路。在这样的人流中,那些敢于最初重新穿上白色和颜色鲜亮的春装上街的人,形成了一道光彩夺目的闪电。而那太阳,那普照大地的太阳,正辉煌灿烂,凌驾于万物之上。

艾利卡愉快地往前走去,轻松喜悦,就像是挽着他的胳膊散步。真的,她像孩子似地跳舞和狂奔起来。她穿起简朴平整的衣服,并用发夹把头发束高,显出十足的孩子气和少女风度。她的精神焕发是热情洋溢的和出自内心的,这使他的端庄严肃很快也化为乌有了。

不久他们放弃了原先到普拉特公园去的决定,因为他们害怕在漂亮的公园里的肃穆安静中到星期天会出现混乱的尖声叫喊。他们的普拉特公园精心护理的林荫道很宽广,两旁都是很古老的栗子树。辽阔的河谷草地呈扇面形,直达浓密的森林地区,此外还有个极大的草原牧场。在那里沐浴柔和的阳光,就会完全忘却近在咫尺不停地呼吸和呻吟的百万人口大城市。但是一到节假日,这种魅力便消失了,便在潮水般涌来的人流面前隐蔽起来了。

他建议往德布林方向走去,可是要远远走过一处有许多令人感到亲切的白房子的地方。那个地方确实可爱。那些房子从景色幽雅,但又为昏暗包围的花园里向外边卖弄风情地闪现姿容。他知道那里有两条道路,幽静而且富有情趣,通过布满槐花的狭窄林荫道就平缓地进入了广阔的田野。今天他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他们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这里有简直是乡村风味的假日宁静,它犹如无法捕捉的清风,陪伴他们走完了全部行程。有时候他们相互对视一下,都感觉到,他们的沉默含意多么丰富,以及沉默如何带来和增强了对于欣欣向荣的春天的全部幸福感受。



田野更低一些，是一片绿色。但是热诚慷慨的大地惠人良多的芳香已经迎面扑来，好像是充满希望的问好。远处是卡伦山和利奥波德山。利奥波德山上有个很古老的小教堂。从小教堂那里峭壁陡然直下千仞，通到多瑙河边。这其间是许多肥沃土地。地里大半还是褐色，没有耕耘劳作，但到处是人们所期待的幼苗。不过已经有些方块田里正在长出黄色的胚芽，它们都是笨拙地直接从黑土地里钻出来的。于是方块田就像是强健黝黑的劳工身上撕开裂缝的衣服。而那敏捷的燕子啾啾鸣叫着飞进了晴朗得如同展平的青山似的天空。

他们穿行在古老宽敞的槐树林荫道中。走来的时候，他对她说，这就是贝多芬最喜欢的一条路。贝多芬就是在这条路上散步时最初感觉到了他的许多内容非常深刻的作品。贝多芬的名字使他们二人都顿时为之肃然起敬。他们想起来，是贝多芬的音乐在许多天赐的时间里使得他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充实和更为诚挚热情。他们因为想到了贝多芬，所以便觉得一切都更有意义和更加伟大了。现在他们感觉到了这里风光的庄严壮丽，而原先他们只看到这里风景的欢快喜悦。阳光灼热的大地里幼芽在茁壮生长，散发出浓重的香味。这就是给予他们的春天最神秘的象征。

他们在田野里继续前进。艾利卡在走路时用手指拨动未成熟的庄稼沙沙响，但是茎秆偶尔在她脚下折断，她却毫无感觉。他们之间的沉默使她有了可以做梦一样沉醉其中的罕有而深刻的思想。她心里苏醒起来的是温柔和隐蔽的爱情情感。不过她想到的并不是走在她身边的他，而是在她周围生存的一切。她想到在风中轻轻摇曳的庄稼和获得工作和幸福的人们。她想到在高空互相追逐的燕子，还想到在下边远处裹在灰色的风帽里往这里看的城市。她又像个欢呼着跑进温暖水流一样的阳光中的孩子那样，欢欢乐乐，蹦蹦跳跳，心里感受到了春天包容万物的威力。